

看不見的光

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

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作比賽初中組冠軍

4B 陳欣儀

在一大群灰黑色的建築物下屯集着青年，而這些青年早已被社會遺棄，沒有所謂的「價值」。他們都是盲目的，因此他們都叫做「失明者」。

失明者之一曉鳴獨自在家中，突然自言自語：「過了今天，我就十五歲了。原來我已活了十五年……」她按着腳上的瘀青，神經像已經麻木似的不會疼痛，她拿起枕頭走到窗台，把枕頭晾起。此時門外有人在嬉笑，曉鳴立即收起臉上的木然，撐起笑容把門打開。

「嘿，老友，生日快樂啊！」一個少年叼着煙說。曉鳴呵呵地笑了笑，不語。旁邊的少女扔掉了煙頭，隨手把一包煙遞給曉鳴。「欸！妳老爸不會回來吧？」少年在撥弄他的金髮。曉鳴眼中閃過一絲不安，嘴裏含着煙說：「不會。自從媽媽走後，他每天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家。」她不經意地摸着腳上的瘀青，被少女看到了，便說：「他打妳？」曉鳴傻笑，沒點正經的說：「哈哈……那個男人，自己女人走後便對我發脾氣。我管他呢！」眾人輕輕地笑了笑，曉鳴的臉上卻滲出了淡淡悲傷和無奈。

這時，少女拿出幾包藥丸，伸手到曉鳴面前說：「算了！算了！別不开心啦！」曉鳴看着藥丸，有種解脫的興奮，他們一同笨拙地把藥丸塞入口中，有如災民爭奪地上的米粒讓人心酸。當藥丸開始發揮作用，他們像陳列品一樣坐在地上，低聲

地唸着別人聽不懂的話。

曉鳴坐在沙發後，腦海浮起了父親虐待她的面容，猙獰可怖，讓她不得不麻醉自己。之後，她帶點掙扎地睜開眼睛，此時突然有人破門而入，眾人渾噩地望着那個面容扭曲的醉鬼。那人破口大罵：「妳這個不孝女，我那麼辛苦賺錢妳不好好讀書，垃圾！」所有人都像瘋子一樣在發笑。不久，曉鳴走到那男人面前，給他一記耳光，大喊：「你有什麼資格指責我！你有給我一個快樂的童年嗎？我五歲開始就被你當出氣袋！」她瘋狂地說出大堆髒話。

安靜下來了。漸漸地她聽見那男人喘氣和抽搐的聲音，他瞪大佈滿血絲的雙眼，一巴掌打到曉鳴的眼臉旁，她慢慢倒下，朦朧中，她好像聽見父親在嗚咽。場面陷入混亂之中……

再睜開眼時，只看到模糊的景象，她真的失明了。她開始害怕起來，舉起軟弱無力的雙手在空中比劃，眼神像在呼喊，淚一下子湧出。跟着，一個聲音響起：「妳的角膜受到太長時間的刺激了，加上剛才猛烈的撞擊，影響了視覺神經。現在，妳只剩下大概三成視力。」曉鳴皺着眉，擦掉眼淚，嘗試強忍淚水，雙手卻不停的顫抖。

「妳哭得太多了，才會這樣。」聲音再次響起。「現在的年輕人真是，動手打父親，人家沒哭自己卻哭個不停，唉。」腳步聲漸漸遠離曉鳴，而此刻心中的複雜情緒在翻滾，不信任或責罵的聲音開始在她周圍喧鬧，可怕的是她竟不再感到憤怒，也再沒有力氣掙扎。閉上眼，彷彿聽到空氣中有一把聲音悄悄地說：「妳沒有用。」

凌晨二時，醫院安靜得詭異，曉鳴用盡力氣走出病房，驟然失去視覺的她比以前更失落。腳步聲不規則的響起，曉鳴面露微笑，喃喃自語：「對，別人做的事情，我做一輩子都做不

好！哈哈，那我幹嘛還在生活，我幹嘛要活在這裏！沒有人瞭解我，沒有人……」她用傻笑掩飾暴露的脆弱，朝着風的方向，踱步走出醫院。

走着，聽見汽車駛過的聲音，冰冷的空氣纏繞着她的雙手。她停步，像個馬路邊的垃圾桶一樣，沉默地站着。恍惚之間，她已經沒有意欲挽回一切，大概，感覺已經隨視覺一同消逝。此刻，她哼出一段旋律。渾濁的空氣夾雜了散落的音符和濃烈的孤獨氣味。忽然，她發現在心深處的呼救，只會永遠困在樓宇之間，沒有人會發現。

夜的蒼涼漸漸消散，然而她的手依然殘留冰冷。「其實……我是誰？」她蹲在地上，握着自己的手。「為什麼要生存？為什麼？如果沒有人相信我，那麼我的生存價值還在嗎？我瞎了，沒人記得我，我一點存在意義都沒有……」漫無目的地走，她無法確認自己的位置，眉宇間洩露了別人看不透的憂傷。「我要把自己扔掉，像扔垃圾一樣，扔掉。」

沿着汽車的聲音走向天橋，捉住了生鏽的扶手踏上階梯。每一步，都散發着濃郁的死亡氣息。額角的汗水滑到嘴唇，唇角輕輕地抖了抖，她慢慢不再感受到自己的重量。

「就這樣跳下去，上天會原諒我的，對吧？」她有點崩潰，手心冒汗，而一直堆積在心中的負面情緒，像一頭野獸般野蠻地撕噬她的心臟。她選擇了死亡，她決定要把內心的恐懼和不安，統統用力砸碎。

正當她確定要自殺時，忽然有歌聲擦過她的耳朵，她定了定神，然後緩緩地把已跨出圍欄的右腿收回，朝着發出歌聲的地方走去。她漫步在聲音的附近，但無法得知唱歌的是誰。

「妳不是要死嗎？」坐在地上的是一個戴着鴨舌帽的少年，這句話怔住了曉鳴。「才十多歲就要死要活。」那少年說。她

無心為自己辯護，低聲地說：「你不會明白。我來到這個地方，卻無法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。被老爸打罵，被人指責、不信任、不關心……我不要面對，死是我最後的解脫。」她說話沒有絲毫情感，不久，歌聲再次響起：「你是我小心維護的夢，我膽怯的享受着誰也無法代替的光芒……」

忽然，曉鳴哭了，一下子沾濕了乾早的眼角：「我的世界，沒有光。」歌聲靜止了，那少年放下手上的吉他，嘆了口氣：「誰也有不堅強的權利。在這個冷漠的城市裏，心死了，沒有人記得妳、接觸妳，自然會覺得失望。」曉鳴彷彿崩潰了，始終說不出話來。

良久，曉鳴開口問道：「為何在這裏唱起歌來？」少年回答：「我沒有工作，我不喜歡這個世界。我只是在我的世界裏，堅持着我自己。音樂是我的所有，而我看不起商業城市所販賣的音樂。」他哼了聲，繼續說：「我只不過是討口飯，在這一席之地生活而已。」

再一次沉默……少年在玩弄吉他的弦，突然開口：「妳把自己弄丟了吧。」曉鳴在說話，聲音小得無法聽見：「什麼自己，什麼生存意義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幹什麼。」少年微笑着說：「現在很多和妳一樣的年輕人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。照我說，你們的心，都是失明的。」

「心是失明的。」曉鳴心裏重複了一次。「一直以來我有看清楚我自己嗎？是因為傷害太大，我把自己忘記了吧？就算我失明了，我也不能放棄未完成的人生啊！」她緊閉着眼睛，聽到心底脆弱的叫喊聲。

「面對別人對妳造成的傷害，妳一定要找到自己，保護自己，才可以真正的堅強起來。」少年說。曉鳴握着拳，收起尋死的念頭。

「曉鳴，妳在這啊。醫院那邊說妳不見了，我來找妳的。」突然聽見父親的聲音，她嚇得抖了抖，然後嘗試確定父親的位置，「曉鳴，回家吧。」父親話不多，說完就扶着曉鳴離開天橋。

回到家，父親收起了還晾起的枕頭，然後打開外賣盒子，走到了曉鳴面前，扶起她，讓她坐在沙發上，然後把湯交到她的手中，他並沒有說一句話。她一言不發地吃掉盒裏的飯菜，腦海重複着和那少年的對話，眼淚不斷流下，弄濕了飯盒。父親這時候把紙巾放在她的手中，窗外陽光聚焦在她睫毛的淚珠上，好像發出微光。她感覺到父親的厚愛，打從心底快樂起來。「爸爸，帶我到下面走走好嗎？」父親拿走她手上的外賣盒子，握着她的手離開。

走出了屋邨，父女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，她不奢望父親給她賠罪，她只想堅強地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逃離陰影。以前的日子，像昏迷一樣，一片煙霧朦朧，傷口快要結痂了。她握着父親的手漫步，跟從前一樣是沒有目的地走，卻多了一份悸動。她一直回想剛才少年哼唱的旋律，並不斷唱着那首歌。

天空重複着沉默，雲朵仍然在漂浮，然而曉鳴看不見這一切，只看見自己的世界。失去看世界的能力，她覺得可惜，但獲得了自己的世界，反而覺得幸福。這一種矛盾，讓她更有衝動去瞭解世上的一切。

人群依然忙碌，失明的青年依然盲目，這個在荒涼景色中的倖存者曉鳴，她準備要起飛，尋找屬於她的一切。